

第十六章 参政

高华托律师事务所的葛福莱律师对没有拿到处理成宫保遗产的业务闷闷不乐了很久。尽管作为成府四少爷的私人法律代表，整整三年里，四少爷慷慨地付给他谘询费用，但是跟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收取的那份以成宫保上千万两银子的遗产为基础抽百分之八的丰厚手续费来比，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葛福莱五十来岁，从英国到上海已经十多年。他是一个瘦巴巴的高个子，两道金黄的眉毛又粗又密，在鼻根上方一英寸处连成一线，他的手掌粗大，双腿却骨瘦如柴，像鹤腿配上鹅掌。

三年来，葛福莱念念不忘赢得一件有份量的大官司，把失去处理成宫保遗产的金钱、名誉损失，扳回来。昨天，连任工部局总董多年的皮尔斯（Edward Charles Pearce）先生来电话邀请葛福莱今天去工作午餐，说有一件关于公共租界前途的大事要请教，使葛福莱心中燃起接到一件大官司的希望。在这个人世间，没有那一天没看到默默无问的小人物因为跟一件伟大的事情蘸上边而变得出名，而一旦出了名，再渺小的事情，不用吹捧，也会变得伟大。

皮尔斯邀请葛福莱午餐的地点在外滩路上的汇中饭店。

葛福莱搭敞开式奥梯斯电梯，准时来到五楼餐厅。虽然现在是一个普通日子的午餐时间，这家继礼查饭店後成为上海最豪华饭店的餐厅里却已飘满人声笑语、闪耀着璀璨光华。庞大的哥德式灯架挂下的乳白灯球，映照出三角形或弧状的窗楣、光可鉴人的镶花木条地板、深红天鹅绒的窗帘、和包间的五彩拼花玻璃门。

戴白领结、白手套的马来西亚领班露出亲切的微笑，经过一张张坐着服饰优雅的华

洋绅士淑女的白布餐桌，将葛福莱领到一间门口站着一位穿金丝马甲的茶房的包间前，领班用手指节轻敲门上的彩色玻璃拼块。

“请进。”

葛福莱走进包间，领班在他身後无声地关上门，将餐厅大厅里的喧闹关在门外。

主人皮尔斯从已摆满银质餐具的餐桌后，站起来同葛福莱握手，然後两人一起坐下。茶叶商人皮尔斯年近六十，同葛福莱一样也是个高个子，但是红通通的脸上满是肉，头发稀得很厉害，给人以原则性很强的感觉。他从1911年选入工部局董事会，1913年起选为董事会总董至今，是六十多年来公共租界里当选最久的总董。

看到餐桌上摆着三副刀叉餐具，葛福莱明白还有一位客人未到。

“要不要先喝点什么？”皮尔斯问。

葛福莱摇摇头，“我不渴。”

“你怎么经得起这儿开胃酒的引诱呢？还有一位客人，爱德华里德立先生，要过半小时後才到，我们先喝点开胃酒。茶房！”

皮尔斯喊门外的茶房进来，点了两份开胃酒和一份开胃菜：熏鲑鱼。

皮尔斯向葛福莱解释为什么他今天邀请葛福莱比另一个客人早来半个小时赴餐的理由。

袁世凯死后的北京政府最近决定站在英法一边向德奥宣战参加欧战，这对深陷在战争中三年多的英法政府来说，无异是件喜事。北京政府答应输送十万中国劳工赴欧前线修建工事，对依靠壕沟生存的上百万盟军来说，不亚于送来一份及时大礼。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作为交换，北京政府提出重新谈判西方列强自前清《江宁条约》以来在中国得到的各种特权，也就是说要减低一些特权，或收回一些特权。北京政府特地委任前驻德国大使杨晟为外交部江苏交涉员，跟各国驻上海领事团讨论如何扩大华人参加租界的管理问题。

对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的意见是什么呢？

法磊斯总领事希望在英国对华政策作全面改善的调整这个大背景下，作好和江苏交涉员杨晟的会谈。事关上海公共租界，究竟该修改哪些特权，具体事项由上海西人纳税人会议来决定，因为上海西人纳税人会议是租界的民选立法机构。

跟北京政府的交涉要求平行发生的是，上海华人各界上层人士自发的请愿打着“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要求参加租界的市政管理。这种请愿的实力来源于华商的纳税能力已经超越洋商，请愿的口号是同西方人有长期来往的华人牧师、律师、文化人士从西方搬来的。

华商的纳税能力是华商的最强后盾。皮尔斯看了几十份书面报告，听取了各主要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口头报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有小部分洋人，同情并参与了华人的请愿，希望将一份让华人在租界参政的提案，交给上海西人纳税人会议表决。

“谁是那些洋人？”葛福莱问。

“我们正在等待的下一位客人里德立先生。请。”皮尔斯举杯作了一个要碰杯的动作。

“请。”葛福莱碰杯后，手悬在空中，没有喝酒，等待皮尔斯继续讲下去。

“葛福莱律师，我请你先来三十分钟，就是要先跟你打个招呼，请你思想准备一下，待会儿怎么从法律层面评估里德立先生的要求，然后坦率地告诉我和里德立先生，他究竟应不应该向上海西人纳税人会议提出这样的提案。”

“我能问一下阁下目前心中的态度吗？”

“我是反对华人参政的。华人在租界的成功得益于我们洋人带来的制度，华人本身并没有建立和维护这种制度的能力。如果让华人参与管理这种制度，十有八九，会把这种制度搞乱搞坏。常言说得好，背叛你的人就是你为之付出最多的人，搞垮你的人就是因你的拉拔而致富的从前的穷人。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见解，是没有证据的第五感。待会儿，

德高望重的里德立先生来了，就会把我的立场驳得一败涂地。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请你来，想用你大律师的专业知识，作个裁判。”

皮尔斯用“德高望重”来形容下一位客人里德立先生不是客套话。爱德华里德立，一个成功的洋行商人，曾经是工部局董事，已经来上海生活三十多年，他的中文在洋人圈子里是出名的好，因此跟华人打交道的重大事件都免不了他的参与。1903年，在审判革命党《苏报案》的案件里，他曾当过偏向被告革命党人章太炎的证人；1905年，租界华人因不满会审公廨的英国会审官过度干涉华人办案而举行大规模罢市，他同华商领袖出面调停，恢复开市；1911年，他被各方选中，以商人代表的身份跟各国外交官一起列席中国内战双方的和谈，达成清帝逊位实现共和的历史性协议。这样一份亮丽的履历，给里德立在西人纳税人会议和工部局里赢得了“德高望重”的称号。因此，由于他的参与，提议华人在租界参政的提案，具有工部局董事会不可轻视的份量。

皮尔斯和葛福莱喝完一轮开胃酒时，里德立来到了包间。

里德立五十五岁，头发已经全白，眼睛下的眼袋饱满，腰杆却依然挺拔，身材瘦削，穿着裁缝定制的西装套装，显得绝不让岁月摧残身板的不服老态度。他走路有点瘸，那是在一次骑马时摔坏小腿落下的。

皮尔斯为了营造尽量轻松的气氛，把工作午餐当成老友聚会，经验告诉他这样办，正题的讨论会更有成果。

“点些什么菜呢？茶房！”皮尔斯再次召入茶房。

主宾三人在茶房的推荐下点了焗鹌鹑、黑椒雪鱼、匈牙利焖牛肉三道主菜和腌茄子、鸡尾虾等配菜，外加红葡萄酒和雪俐白酒。

进餐的时候，主宾三人聊得很起劲，从对下一季马赛的预测、永安公司的开业盛况、西班牙爆发流感、到英国成立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对欧战的影响，无话不谈，就是没提华人参政的提案。

餐后，茶房端来红茶咖啡，主人向客人们敬上古巴雪茄。

透过蓝白色的烟圈，皮尔斯仔细打量了夹在两指间的雪茄，然后漫不经心地问：“爱德华，听说你在起草让华人朋友参加工部局管理的提案，能不能在这儿跟我和葛福莱律师分享一下提案的具体要求？”

“工部局董事会增加三个董事席位，给华人担任。”

“为什么是三个席位？”

“上海最大的三家华人团体：上海总商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同业公会，一家一席。”

“租界已有七十年，工部局已有六十四年，一直是洋人管理，请问，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华人加入管理？”

“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我能问你两个问题吗？”

皮尔斯向里德立认真地点点头，“请。”

“今天租界里大约有多少洋人？”

“两万人，其中五千是英国人。”

“三年前，工部局董事会成员都是英美人，为什么现在董事会里有一位日本董事石原先生？”

“因为现在租界里的日本居民超过七千人，是租界里最大的侨民团体，工部局董事会应该有反映日本居民的声音。”

“租界里的华人居民超过七十万人，工部局董事会不是更应该有反映华人民众的声音吗？这就是我要向西人纳税人会议提出让华人参政的理由。”

“葛福莱律师，您觉得理德立先生的提案如何？”皮尔斯问。

“既合情，又合理，但是不合法。”

“能不能讲得详细些？”

“上海租界是前清政府同意永远租给洋人，也就是非华人，居住的地方，前清政府跟洋人外交代表签订的两个《上海土地章程》就是设立上海租界的法律根据。现在的中国政府，无论是北京的北方政府，还是广州的南方政府，都继续承认这两个文件。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华人根本无权在租界居住。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上海租界里有那么多华人呢？那是因为租界以外的地区战乱频繁，我们洋人出于人道主义，同意让华人躲避战乱到租界居住，福建人小刀会闹事的那会，一天里就有两万华人逃入租界。时间久了，就形成租界里有七十万华人居民的局面。尽管如此，并不能改变华人无权在租界居住的法律地位。既然无权居住，又怎麼能参加租界的行政管理呢？”

皮尔斯听到这里，放下雪茄，手掌向上，两手向里德立摊开，意思是，听清楚了吗？您的提案不合法，收回提案吧。

“我觉得不给华人参政才是不合法，”里德立毫无退缩地回答。“即便是出於人道主义，华人在租界已经生活了将近七十年，已经构成事实的居住权，他们跟日本侨民一样，是我们英美侨民的生活伙伴。不给华人参政，显然违背《大宪章》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大宪章》是我们英国人七百年前从国王手里赢得的，违背《大宪章》就是不合法，让华人参政，恰恰是纠正这种不合法。套用一句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话：‘诚实有时会带来痛苦，甚至危险，所以我们常常不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我们也不会完全说谎。我们从来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就是把伙伴当成傻瓜，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黑的说成白的。’如果我们在租界里对华人朋友说华人参政不合法这样的混话，那么整个华洋杂居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就会土崩瓦解。”

里德立越说越激动，喝酒後的脸色涨得更红，和披下前额的白发，刚好形成红颜白发。皮尔斯赶忙倒了一杯锡兰咖啡，递给里德立，借此缓和一下气氛。

但是里德立并不领情，他轻轻推开咖啡，继续讲下去：

“我清楚的很，你们两位心里以为我是个不切实际的道学家。其实，让华人参政，有

非常现实的好处。头一条，就是以答应华人参政为条件，要中国政府承认租界周边越界筑路的地区成为租界的一部分。你们两位不会介意我在这里回顾一下多少地皮牵涉在越界筑路这件公案里吧？”

不等皮尔斯和葛福莱表态，里德立就如数家珍般地列举十几年来租界周边越界筑路的地区：沪西方面，修筑了白利南路（长宁路）、虹桥路、罗别根路（哈密路）、劳勃生路（长寿路）、胶州路、忆定盘路（江苏路）、康脑脱路（康定路）、新加坡路（余姚路）、大西路（延安西路）、愚园路、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槟榔路（安远路）、开纳路（武定西路）、华伦路（古北路）、吕西纳路（利西路）；在沪北方面，修筑了江湾路（东江湾路）、赫司克而路（中州路）、北四川路（四川北路）、欧嘉路（海伦路）、窦乐安路（多伦路）、施高塔路（山阴路）、狄思威路（溧阳路）、黄陆路（黄渡路）、白保罗路（新乡路）。在这些地区，工部局已设置巡捕，并向那些使用租界自来水的用户收取水捐。

“难道还有比把这些地区正式纳入租界更现实的好处吗？”里德立喝了一口咖啡，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

“我不想反驳，阁下讲到的这些好处是显然的。我最大的顾虑是，华人加入董事会，参於工部局的管理，会把租界搞乱，把租界搞得跟租界外的华界那样糟糕。租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洋人租到的是一块不到一英里的沼泽地，现在，上海是世界上第七大港口。这个奇迹是我们洋人创造的，不能让华人重新毁了。”皮尔斯终于表明态度。

对于总董皮尔斯的意见，里德立没有马上反驳。他点燃皮尔斯放在他桌前的古巴雪茄，很享受地吸了几口，然后用牙签捅了捅雪茄的尾端，才开口说：

“如果要在租界参政的华人是北京或广州派来的官僚，我会有阁下同样的顾虑。但是，今天要求参政的那些华人是已经在租界生活了几年乃至十几二十年的华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华人，通过切身生活体验，接受我们洋人潜移默化的熏陶，他们的文明程度跟租界外的华人相比，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今天租界里哪家洋人

当老板的工商业里，董事会里没有华人董事？地产公司方面，英商业广房地产有限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 Ltd），英法产业有限公司(The Anglo-French Land Investment Co.Ltd)；保险公司方面，永明人寿保险公司(Sun Life Assurance Co. of China)，永年人寿保险公司(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Ltd)；纱厂方面，租界里最大的仪和洋行杨树浦纱厂，里面的华人董事或经理都是有职有权，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企业被华董搞乱搞垮。有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撑腰，没有理由害怕华人进入工部局董事会，就会把工部局搞乱搞垮。你们觉得，我说错了吗？”

皮尔斯和葛福莱不吭声。里德立决定把自己的观点再放大一点，“不要轻视文明熏陶的力量。拿租界周边的那些华界来说吧，同租界相比，华界无论在卫生、治安方面都差很多。但是，把那些华界同内地从未和西方文明接触过的中国城市相比，卫生、治安方面不知道要强多少倍！这就是西方文明的力量。包括租界里华人要参政的要求在内，都是华人以我们洋人为榜样，有样学样的必然结果，而不是要把租界往下拉向华界的水平，这是显而易见的。”

里德立用手做了一个往下拉的动作来结束他的宏论。

皮尔斯求援地望着葛福莱，仿佛在说：听到了吗？我早跟你说过，老先生里德立会把我驳得一败涂地。

“既然是华人跟我们学习，那么学生跟老师是不该平起平坐的。让华人成为工部局的董事，就是跟我们洋人平起平坐，你们说对吗？”葛福莱问。

“对，对，”皮尔斯高兴地接过话题。“作为终极目标，我不反对华人在租界参政。但是，现阶段来说，华人参政时机还未成熟。爱德华，你的提案能不能搁一下，等几年再说？”

里德立放下雪茄，推开咖啡，露出一股沮丧的神气。他叹了口气说：“既然商家能接纳华董，把生意做得更好，为什么工部局不能接纳华董，把市政管理得更好？洋人包办工

部局董事会的日子早晚会过去，为什么你我不能竖起一座华洋合作新的里程碑呢？”

“里德立先生，华洋合作不见得一定要从华人进入工部局董事会做起，对吗？”葛福莱想出了一个对付里德立的点子。

皮尔斯听出话里有话，忙问：“大律师有什么好方案？”

“我同意里德立先生对华人参政的积极意义。我觉得，让华人参政，不仅使我们可以借机跟中国政府谈判让越界筑路地区正式纳入租界，而且对付租界里日益增多的工潮，由华人出面跟华人沟通，效果更好。同样，我同意总董先生对华人参政的顾虑。毕竟，在租界生活多年的华人，他们的文明程度，够不够格当工部局董事，谁能打包票？看看日本人，日本国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但是，他们在工部局董事会里才佔居一席，而中国人一上台，就要三个席位，似乎有点过份。”

葛福莱停顿一下，目光从皮尔斯脸上扫到里德立脸上，确定目前为止，自己的话没有引起任何一方的反感，便继续说下去：

“拒绝华人参政，无论从道义、公正、实惠，以及法磊斯总领事那方面来讲，都不好交待。答应华人进入工部局董事会，一步到位，又显得太鲁莽、风险太大。所以，我的建议是让华人给工部局董事会或西人纳税会议当个什么顾问之类的工作，使华人的声音在更高的层面能听到，使华人感到即使他们不能参与工部局董事会的决定，至少他们的意见可以影响工部局董事会的决定。。。 ”

说到这里，葛福莱又停顿下来，等候皮尔斯和里德立的反应。

“然后呢？”里德立问。从口气里听得出没有反对的意思。

“然后，通过这种顾问形式，观察华洋之间的互动情形，以及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发展，再决定是把华人参政继续往前推进呢，还是原地踏步到此为止。总之，我的建议是把稳健和希望揉和在一起，既满足里德立先生的美好愿望，又消除皮尔斯先生的顾虑，两位觉得怎么样？”

“华人最後能成为有表决权的工部局董事会董事吗？”里德立问。

“华人当顾问，就是开往当董事的起点站，这样说法，是不是更容易接受？”

“爱德华，请相信我的话，我不反对华人参政最后当选工部局董事会董事。我们的分歧仅仅在于这么做的时机何时成熟。大律师的建议，我觉得值得考虑。”

里德立微微点头。

皮尔斯趁热打铁对葛福莱说：“请大律师为西人纳税人会议草拟一份提案，提议邀请华人当西人纳税人会议或工部局董事会的顾问。华人顾问的资格、权限要写清楚，拜托了。”

里德立听得很仔细，补充了一句：“如果我不满意大律师的提案内容，我保留向西人纳税人会议提出推选华人当工部局董事的权利。”

“你有权利这么做。”皮尔斯口气轻松地回答。他心里明白，有了葛福莱那份让华人当顾问的提案打先锋，里德立再要提议推选华人当工部局董事，在西人纳税人会议得到表决通过的机率为零。

宾主三人在愉悦的气氛中结束了工作午餐。